

明昌塔逸事：

古人游记中的河光塔影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梁君穷



明昌塔旧照。王力收藏、蒙乐生翻拍

友人诚邀约

杨缵烈，一个史料中连生卒年月都说不清楚的人。我们可以知道的是，他是广东梅州市大埔县人，当过苏泉书院掌教，享年66岁。但海口人应该感谢他留下了一篇游记——《游大悲阁登明昌塔记》，从这篇游记中可以感受到清代乾隆时期美舍河的风光。

乾隆十一年，即1746年，杨缵烈怀着高兴的心情与两位友人游大悲阁、登明昌塔。而这之前的十年，却是他灰暗的十年。

十年前的秋天，杨缵烈由梅州老家千里迢迢赶赴顺天府参加乡试，顺天府是京师畿地，乡试是省一级的大考，是科举考试过程中竞争最为激烈的一级考试。

幸运的是，这次杨缵烈轻松通过乡试，成为了举人。然而在接下来的九年里，他参加会试屡试不第。

乾隆十年，即1745年，杨缵烈再次参加会试，还是不中。但这次他却意外地进入了明通榜。所谓明通榜，就是在会试落第举人中选取文理明通者补授出缺的学官，于正榜之外另出一榜。阴差阳错的一次上榜，让杨缵烈得以与海南结缘。

也是同一年，琼州知府于需和知县杨宗秉在府城外的苏公祠（今五公祠景区内）添建讲堂、后堂、学舍，改为苏泉书院。建了书院自然需要主讲的学官，于

是刚刚入列明通榜的杨缵烈被聘渡海来琼，成为苏泉书院的主讲人。

第二年，八月十二的这一天，杨缵烈的两位好友冯愧斋和丘衡之邀请他去大悲阁一带秋游。杨缵烈来琼不久，琼州名胜古迹对他来说都很新鲜，于是欣然应邀。

大悲阁离苏泉书院约一公里，明昌塔在大悲阁后，从苏泉书院沿着美舍河往东北方向行走，十多分钟便可到达。

当时杨缵烈在苏泉书院执教，常在浮粟泉附近的亭子读书休憩，便时常看见远处有一座高塔，也就是他这次要去的明昌塔。

相携来拾趣

出了书院向东，没走多远，琼山人丘衡之就告诉杨缵烈，苏东坡双泉的遗迹，一处是在书院中，一处就在这山麓的田塍之间，他小时候还见过一块碑，可惜现在也找不到了。

快要到大悲阁之时，一行人经过美舍河上一座小木桥，冯愧斋不禁起了诗兴，连忙告诉两位友人，他在这里想到一句诗——“纡回竹径桥通寺”。

杨缵烈十年苦读，也不是等闲之辈，立马回了一句：“徒倚泉亭塔对门”，既对仗工整，又说出自己每日空坐亭院也没有来过明昌塔拜访的事情，比冯愧斋略高一筹。

在这场面一度尴尬之时，丘

衡之赶紧出来转移话题：我听说这座塔是明代许子伟跟乡里的士大夫合建的。

这时冯愧斋顺着接话，他对两位友人说：“你们听说过以前海瑞跟许子伟他们一起登塔时作的那首诗吗？”说着他就把诗朗诵了一遍。

杨缵烈马上反驳：这首诗不像是海瑞写的，一定是喜欢生事的人假托海瑞之名作的。

后来的研究发现，这个“好事者”是明代先贤、定安进士王弘诲。

不一会，杨缵烈一行来到了大悲阁。当时的大悲阁有前后两座，每座都是三间房屋并排，整体光洁亮丽。而四周草木清幽，居住其间有宁静致远之感。

今天大悲阁仍存，在原来旧址往东南数百米的美舍河畔，为2009年重建，规模和气度都不容与当年相比。

今天国兴大道与美舍河交界处的河水中，曾是明昌塔的所在。明昌塔经过抗日战争及后来的破坏，早已遗迹难寻。当年杨缵烈等人却能在这里登高远眺，目极沧海。

在大悲阁中用茶小憩后，杨缵烈一行开始登塔。登上第一层塔，三人四面远眺，感觉到景致优美，心旷神怡。忽然海风怒吼，凛冽得让人受不了，三人急忙跑下楼来。由此可想而知，若是没有高大建筑阻拦，在国兴大道与美舍河交界的地方都能感受到强烈的海风。

风停之后，三人复登明昌塔，这一次风停云定，三人上到塔的最高层。在塔上，杨缵烈发现许多前人题字，他来不及细看风景，只顾得要把能看清的题字抄录下来。

意兴犹未尽

待到寺中的僧人都斋戒结束后，杨缵烈一行才慢悠悠地伴随着夕阳光影踏上归程。三人不走来时候的路，而是走上了塔旁



夜灯映照的美舍河国兴大道段，旖旎的美景为市民和游客呈现不一样的海口。这里的河道曾是明昌塔的所在地。

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

边高坡，在高坡上放目远望，大海、远山和夕阳余晖融为一体，一片美丽的晚霞山海景象。

他们所处的高坡应当是今天海府路一带的高地，从此处向东边望去，他们看到古村里升起袅袅炊烟，山林竹树在暮霭中若隐若现，秋色在苍茫中呈现。这一片美丽的黄昏秋色让三人心情更加愉悦，于是三人就在开阔的浅草地随兴辟路而走，沿着美舍河走回苏泉书院。

回到书院之后，三人品茶论道，就着地方志考证海瑞登明昌塔作诗的真伪。最后杨缵烈得出结论：建明昌塔，首功可以算是涂文奎和许子伟，但主要的经营还是靠后来的李多见和翁汝遇；而海瑞死前明昌塔未建，所以海瑞不可能登塔作诗。

杨缵烈的论证终于得到了冯愧斋和丘衡之的认可。此时夜色已深，椰子树叶在风的吹动下沙沙作响，窗外月色如霜般皎洁。冯愧斋在这月光之下又吹奏了一曲《水龙吟一弄》，在悠扬箫声中，三人结束了这一天的活动。

杨缵烈回到书斋，将这一天的行程记录下来，于是我们才能在270余年后通过阅读神游当年的河光塔影。

如今明昌塔遗迹早已不可寻，那杨缵烈之后，美舍河畔这座灯塔又有怎样的归程呢？时光跨过将近190周年，在1935年的一本琼海中学（今海南中学）校刊中，一篇中学生的游记，记录了当时明昌塔和美舍河的情景。

1935年11月，也是一个秋日，韩蒸丰跟老师、同学共三十余人一起前往明昌塔露营。他们一行穿过府城，路过五公祠，到达明昌塔之时，太阳已经没近地平线。

游记中写道，他们在明昌塔附近的高坡下扎营。不知道这片高坡是否是当年杨缵烈一行远望山海所站的那块高坡。

“前临田野，更有一条小溪蜿蜒其间，左近东南有一塔——明昌塔——矗立天际。我们坐于幕内，促膝谈心，听得流水淙淙……晦月半规，从东方慢腾腾而上升。”游记中所描写的自然之趣令人神往。

而当时的明昌塔四周已是满地荆棘，乱草杂生，塔旁边的高大建筑也已经坍圮了一角，佛像仍在，但和尚早已不知去处。

明昌塔又称下窑塔、下洋塔。层高七级，气势雄伟，是明清时期府城著名景观之一。明万历年间，知府涂文奎、给事许子伟及乡士同建，旁边还有敬事堂、文昌阁、关帝庙等。塔的高度有说34米，也有说48米。塔分七级，用青砖筑成，塔身八角形。

1944年，明昌塔因顶部过高有碍飞机起降和目标明显易导致机场被盟军空袭，被侵琼日军拆掉上部三层；1958年，“群衆又拆除了三层；‘文革’时期，明昌塔最后一层被拆除。

岁月沧桑，如今唯有循着古人的脚步，领略时光河流中的明昌塔影。同